

春秋时代近指代词研究

张玉金

摘要: 春秋时代的近指代词主要有“兹”、“斯”、“此”、“是(时)”等。本文研究了这些代词的性质、语法功能、语法作用等问题,还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区别。

关键词: 春秋;近指代词;此;是

中图分类号: H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8)05-0062-06

本文探讨春秋时代语料中的近指代词。^① 此前的相关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断代研究。此前没有人从事过春秋汉语的断代研究。最常见的断代是上古/先秦汉语,由于上古/先秦汉语中包含春秋汉语,所以这是与本课题有关的成果。这类成果主要有两类:一是学术论文:如黄盛璋《先秦古汉语指示词研究》(《语言研究》1983年第2期。);洪波《先秦指代词研究》(南开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1986年。);洪波《上古汉语指代词书面体系的再研究》(《语言研究论丛》,第六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郭锡良《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语言文字学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年。);二是学术专著:如易孟醇《先秦语法》(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方有国《上古汉语语法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李佐丰《先秦汉语实词》(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

第二、专书研究。这既包括对某一本书的研究,也包括对某一种材料的研究。由于从事春秋汉语近指代词的研究,主要使用下述四种语料:春秋金文、《尚书》(两篇)、《诗经》(国风、二颂)、《春秋》,所以凡是对上述四者中近指代词进行研究的,都属于相关研究。涉及到春秋金文中近指代词的有:容庚《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燕京学报》第6期,1929年。);韩耀隆《金文中称代词用法之研究》(《中国文字》,第22、23册,1967年。);马国权《两周铜器铭文代词初探》(《中国语文研究》第3集,1981年。);涉及到《尚书》中近指代词的有:钱宗武《今文尚书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涉及到《诗经》中近指代词的有:敖镜浩《〈诗经〉〈左传〉“是”字句例比较》(《古汉语研究论文集(三)》,北京出版社,1987年。)

第三、泛时研究。这是笼统地对古代汉语中近指代词进行研究的。古代汉语中当然包括春秋汉语。这类成果主要有三类:一是学术论文:如段德森《古汉语指示代词的转化》(《语文研究》1992年第1期。);

^①春秋时代的语料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传世文献,一类是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主要有三:一是《诗经》中的《国风》(其中可能间有西周时代的文献)、《商颂》、《鲁颂》,这种语料绝大多数属于春秋早期到春秋中期的。二是《尚书》中的《文侯之命》和《秦誓》,这两篇文献也是春秋中期以前的。三是《春秋》,这是春秋时鲁国史书的原文。此外,《仪礼》、《周礼》、《老子》、《孙子兵法》等古书,有些人认为是春秋时代的,有些人则认为时代没那么早。比如《孙子兵法》,有些人认为它酝酿形成是在春秋末期的吴国,但结集成书却是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又如《仪礼》,有人认为成书于春秋时代,有人却认为成书年代在战国末期。对于这样时代有争议的传世文献,我们不把它们列为研究语料。出土文献主要是春秋金文。这种语料主要见于下列两部著作里:一是《殷周金文集成》,本文简称为《集成》;二是《近出殷周金文集录》,本文简称为《集录》。出土文献还有阜阳汉简《诗经》,虽为残缺,但仍有参考价值。引用《诗经》例句时,要加以参考。侯马盟书,不少人认为是春秋末期的,但也有人认为是战国之物。石鼓文的制作时代更是众说纷纭,难以看作是可靠的春秋文献。

收稿日期:2007-12-31

作者简介:张玉金(1958-),吉林榆树人,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汉语语法和古文字学的研究。

二是学术专著：如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898年。）；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刘景农《汉语文言语法》（中华书局，1958年。）；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58年。）；杨伯峻和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1992年。）；李佐丰《古代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白兆麟《文法学及其散论》（九州出版社，2004年。）；史存直《文言语法》（中华书局，2005年。）；三是工具书：如古代汉语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商务印书馆，1999年。）；何乐士《古代汉语虚词词典》（语文出版社，2006年。）

第四、历时研究。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古代汉语进行的研究，其中包含对春秋时段的研究。这类成果主要有两类：一是学术著作：如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史存直《汉语语法史纲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向熹《简明汉语史》（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二是工具书：如何金松《虚词历时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张玉金等《古今汉语虚词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

由上述看来，以往的相关成果已较丰硕，这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利用出土春秋文献和传世春秋文献对春秋汉语中的近指代词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本课题具有原创性，从事本课题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这类代词在春秋汉语的语料中主要有“兹”、“斯”、“此”、“是（时）”等四个。

一、春秋语料中的“兹”

在春秋语料中，近指代词“兹”只出现两次：

（1）鬲甫人余，余王蒐馘孙，兹作宝匱，子子孙孙永宝用。（《鬲甫人匱铭》，《集成》16·10261）

（2）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尚书·秦誓》）

例（1）属于春秋早期文献，例（2）应属于春秋中期文献。金文有保守性，国王的诰辞为求典雅庄重，也是如此。依据张玉金《西周汉语代词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西周语料中的“兹”，是逐渐减少的。到了春秋时代只是在早中期的典型文献中偶尔见到。很可能在春秋时代，尤其是中晚期，在口语中已经不用这个代词了。例（1）中的“兹”作主语，应是这个人的意思；例（2）中的“兹”作定语，意思是“这”。可见这时的“兹”仍应视为近指代词。

二、春秋语料中的“斯”

在春秋语料中，近指代词“斯”共出现了12次。例子如下：

（3）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尚书·秦誓》）

（4）思无疆，思马斯臧！|思无期，思马斯才！|思无斁，思马斯作！|思无雅，思马斯徂！（《诗经·鲁颂·駉》）

（5）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敢遑处。（《诗经·如南·殷其雷》）

（6）荟兮蔚兮，南山朝隲。婉兮变兮，季女斯饥。（《诗经·曹风·候人》）

“斯”是学术界公认的近指代词。它的句法功能有以下几点：

一是作主语。如例（3）中的“斯”。“责人，斯无难”是说责备别人，这不是难事。把“斯无难”与例（3）中的“是惟艰哉”相比较，应知“斯”跟“是”一样是作主语的。再如例（5）中“何”后的“斯”。对于“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毛传》说：“斯，此。”郑玄说：“何乎此君子适居此，复去此转行，远从事於王所命之方，无敢或闲暇时？”朱熹说：“何斯，此人也；违斯，斯，此所也。”陈子展《诗经直解》：“何斯违斯，怎么这人离开这里。”

二是作宾语。如例（5）中“违”后的“斯”。

三是作状语。如例（4）中的“斯”，都是这样的意思。“斯”后的词，都是形容词。“臧”意思是“好”，“才”的意思是壮，“作”的意思是活泼奋发的样子，“徂”的意思是美。再如例（6）中的“斯”。

“季女斯饥”是说幼小的女儿这样受饥。

春秋时代的“斯”没有作定语的，也就是说这时的“斯”都是兼有指示和称代作用的。它可用于话语回指，如上引例（2）、例（4）。

三、春秋语料中的“此”

这个代词在春秋语料中共出现 23 次，下面把它的用例都例出来。例如：

（7）其受此眉寿，万年无期。（《管叔之仲子平钟铭》，《集成》1·172）

（8）维此奄息，百夫之特。|维此仲行，百夫之防。|维此鍼虎，百夫之御。（《诗经·秦风·黄鸟》）

（9）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诗经·唐风·绸缪》）

（10）顺彼长道，屈此群丑。（《诗经·鲁颂·泮水》）

（11）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诗经·豳风·七月》）

（12）我生之后，逢此百罹。|我生之后，逢此百忧。|我生之后，逢此百凶。（《诗经·王风·兔爰》）

（13）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经·王风·黍离》）

（14）予美亡此，谁与独处？|予美亡此，谁与独息？|予美亡此，谁与独旦。（《诗经·唐风·葛生》）

“此”是大家公认的近指代词。

“此”主要作定语，如上引例（7）至例（12）中的“此”。这种“此”共有 17 次，占总次数（23）的 73.9%。“此”也可以作主语，如例（13）中的“此”。这种“此”有 3 次，占总次数的 13%。“此”还可以作宾语，如例（14）中的“此”。这种“此”也有 3 次，也占总次数的 13%。作定语的“此”，都是仅起指示作用的，而作主语、宾语的“此”，则兼有指示和称代作用。

“此”在与“彼”对举的时候，区别性强，如上引例（10）。

四、春秋语料中的“是（时）”

关于这个代词的性质，有各种说法，但我们认为它是个近指代词。^①

“是（时）”可作主语。例如：

（15）丕显穆公之孙，其配襄公之妣而鍼公之女，雩（粤）生叔尸，是辟于齐侯之处，是少（小）心共齐，灵力若虎。（《叔夷钟铭》，《集成》1·278）

（16）嘉，是佳哀成叔。（《哀成叔鼎铭》，《集成》5·2782）

（17）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尚书·秦誓》）

（18）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尚书·秦誓》）

（19）赫赫姜，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诗经·鲁颂·閟宫》）

（20）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诗经·魏风·葛屨》）

这种“是”共出现 10 次，占“是”出现总次数（85）的 11.8%。

“是”还可以作宾语，这种“是”有六种情况：第一是作动词的前置宾语，构成“是+V”式句；第二是作动词的后置宾语，构成“V+是”式句；第三是复指提前的宾语，构成“O+是+V”式句；第四是复指后面的宾语，构成“V+是+O”式句；第五是作介词的前置宾语，构成“是+介”式短语；第五是作介词的后置宾语，构成“介+是”式短语。

先看“是+V”式句中的“是”：

（21）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栾书缶铭》，《集成》16·10008）

（22）其登于上下，闻于四方，子子孙孙，永保是尚（常）。（《者减钟铭》，《集成》1·193）

（23）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漙，为絺为绌，服之无斁。（《诗经·周南·葛覃》）

（24）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斲是虔。（《诗经·商颂·殷武》）

^①张玉金：《西周汉语代词研究》，中华书局，2006 年。

“V+是”中“是”的例子如：

(25)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诗经·卫风·氓》）

“O+是+V”中“是”的例子如：

(26) 余鑪鏐是择，允唯吉金。（《遼寧編鐘銘》，《集錄》94）

(27) 邾邾是保，其万年无疆。（《邾公華鐘銘》，《集成》1·245）

(28) 用祈眉寿难老，室家是保。（《邾公莢盤銘》，《集錄》1009）

(29) 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周公东征，四国是。|周公东征，四国是遘。（《诗经·豳风·破斧》）

(30)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日居月诸，下土是冒。（《诗经·邶风·日月》）

(31) 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诗经·商颂·玄鸟》）

“V+是+O”中“是”的例子如：

(32) 氏福及，岁贤鲜于（虞），可（何、荷）是金甬。（《欽氏壺銘》，《集成》15·9715）

(33) 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诗经·曹风·鸛鳴》）

(34) 奉时辰牡，辰牡孔硕。（《诗经·秦风·驂駟》）

“是+介”中“是”的用例：

(35) 是（以）可事（使），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彝鐘銘》，《集成》1·271）

(36)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诗经·魏风·葛屨》）

(37) 公归不复，于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诗经·豳风·九罭》）

“介+是”中“是”的用例如：

(38) 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于下，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尚书·文侯之命》）

在春秋时代的语料中，作宾语的“是”共有 74 次，占总次数（85）的 87.1%。

作定语的“是”只出现 1 次：

(39)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 退飞，过宋都。（《春秋·僖公十六年》）

“是”的句法功能可用下表表示：

文 献 句 法 功 能		春秋金文	《尚书》 (2 篇)	《春秋》	《诗经》（二 颂、国风）	合计
主语		3	4	0	3	10
宾 语	是+V	14	0	0	17	31
	V+是	0	0	0	1	1
	O+是+V	12	0	0	21	33
	V+是+O	1	0	0	4	5
	是+介	1	0	0	2	3
	介+是	0	1	0	0	1
定语		0	0	1	0	1
总计		31	5	1	48	85

“是”的作用是，兼有指示和称代功能，这就是说，它一般不是仅起指示作用的。春秋语料中的“是”，绝大多数都是作主语、宾语的，这时的“是”都是兼起指示和称代作用的。作定语的只有一例，如上引（39），这个例子中的“是”回指前面的“王正”，所以“是月”不是这个月的意思，而王正月这个月的意思。

“V+是+O”中的“是”用在名词之前，似可以分析为定语，认为是仅起指示作用的。但是，此说可商。先看下引两例：

（a）亶亶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诗经·大雅·崧高》）

（b）嗟尔君子，无恒安处。靖共尔位，正直是与。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诗

在例(a)里,“南国是式”和“式是南邦”是一个意思,两者之间有变换关系,“南国是式”为“O+是+V”式句,而“式是南邦”为“V+是+O”式句。在“O+是+V”式句中,“是”是复指前面的“O”的,与“O”构成同位关系,起指别兼替代作用。在通过移位把“O+是+V”变换为“V+是+O”之后(同时把“国”换成了“邦”,这是出于修辞的需要),“是”的作用仍然未变,仍是起指别兼替代作用,只不过它由话语回指变成了话语后指罢了。例(b)中的“正直是与”和“好是正直”也可以互相参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V+是+O”跟“O+是+V”有变换关系,在“O+是+V”中,“是”复指前面的“O”,与“O”共同作宾语;在“V+是+O”中的“是”也是复指“O”,与“O”共同作宾语,是兼起指示和称代作用的。

“是”基本上都是用于话语复指的,这又可细分为两小类,即话语回指、同位复指。话语回指的例子如例(36)、(37);同位复指的“是”有两种情况,一是回指,如例(26)至(31)中的“是”;二是后指,如例(32)至(34)中的“是”。

五、春秋语料中“是”、“此”、“斯”、“兹”的区别

先谈“是”和“此”的区别。

最早谈到“是”和“此”区别的应该是马建忠。他说:“凡前文事理,不必历陈目前,而为心中可意者,即以‘是’字指之。前文事物有形可迹,且为近而可指者,以‘此’字指之。”(《马氏文通》53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马氏此说,并非确论。如崔立斌《〈孟子〉词类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70页。)所言,“此”和“是”都可以指称具体事物、抽象概念、前文所叙述的某种事理,也都可以指称人。只不过“是”用来指称比较抽象的事物多些,“此”用来指称比较具体的事物多些。

此后,敖镜浩《〈左传〉“是”字用法调查》(《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82年。);黄盛璋《先秦古汉语指示词研究》(《语言研究》1983年第2期。);崔立斌《〈孟子〉词类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都曾论及“是”和“此”的区别。

敖镜浩通过考察《左传》中的“是”和“此”发现,“是”和“也”搭配的机会大大多于“此”,而反过来“此”和“矣”搭配的机会又大大多于“是”。于是他认为,当人们论定某一事理需要用指代词作主语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会选用“是”;在叙述事物发展的结果或发展的必然趋势需要用指代词作主语的时候,多数情况下会选用“此”。他进一步推论到:当“是”用于指代的时候,有时是指人们要对它加以主观论断或主观意念中的对象,这部分“是”已非单纯指代,而是在指代的同时就带上了“论断”的意义。概括一下敖镜浩的说法就是,“是”和“此”都具有指代和指示的意义,但有些“是”可有“论断”意义。敖镜浩的说法值得商榷。说部分“是”具有“论断”意义,这究竟是“是”本身具有的意义,还是“是”所在的句子具有的意义?很可能是后者。当然“是”常用于“论断”的句子,这种句子的意义很可能转移到“是”的身上。但“是”和“此”的根本区别并不在此,详见下文。

黄盛璋认为“是”和“此”有四个方面的差异:第一、“於是”(用于句首)、“自是”表示时间;第二、“於此”、“至此”、“及此”等表示地点或地步;第三、表示人用“是”,用“此”是特殊情形;第四、“是”和“此”在时间词的前头有些区别,“是”表示“当时”,“此”表说话的“今时”,“此”要是表示“当时”,要用于“当”字、“於”字后,“是”加在时间词前头,一般都不是近指。我们认为,黄盛璋是从指代什么(时间、地点、人物)的角度来论证“是”和“此”的差别的,这也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

崔立斌也曾论及“是”和“此”的不同,他谈到五点:第一、“是”可以作判断句的谓语,而“此”不作或很少作判断句的谓语;第二、“是”可以和连词“故”、介词“以”组织“是故”、“是以”等固定结构,用来表示事物间的因果关系,“此”没有这种用法;第三、“此”可以和介词“於”组成介宾结构“於此”,大多出现于假设句中,表示虚拟中的处所;“是”也可以跟介词“於”组成介宾结构“於是”,不表示处所,而表示“在某一方面”、“对某件事情”、“到达某种程度”等意义;第四、“此”作主语大多用于判断句中,而“是”多用于叙述句的主语;第五、“此”可以与“彼”对立地用于一句之中,而

“是”没有这种用法。崔立斌的论述，有些表面化，没有抓到本质，因而显得琐碎。

我们认为，“是”和“此”的根本区别是作用的不同，由此也导致了句法功能不同。从作用的角度来看，春秋语料中的“是”和“此”至少有三点明显的差异：

首先，“此”经常是仅起指示作用的，而“是”不这样用。前面说过，“此”作定语的占其总次数的73.9%，这种“此”都是仅起指示作用的；而“是”作定语的只有1次，占总次数的1.2%，即使加上“V+是+O”中的“是”，也只有6次，占总次数的7.1%，即使是这些“是”，也都是兼有指示和称代作用的，而不是仅起指示作用。

其次，“是”可用于同位复指，“此”从来不用于同位复指。“是”用于同位复指的例子如前引例（26）至（31），还有例（32）至（34）。“此”没有这类用例。

最后，“此”的区别性强，而“是”的区别性弱。“此”可以和“彼”对举，如前引例（9），这时“此”的区别性很强；而“是”不与“彼”对举。

从句法功能角度来看，两者的区别更为明显：

首先，“此”的最常见的句法功能是作定语，有17次，占其总次数（23）的73.9%；而“是”的最常见的用法是作宾语，有74次，占其总次数的87.1%。

其次，“是”可以回指动词的前置宾语，构成“O+是+V”式句，也可以后指动词的后置宾语，构成“V+是+O”式句；但“此”从来不这样用。“此”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和后置宾语之间，但它在这时是作定语的，而不是作宾语。

句法功能的不同，是由作用的不同决定的。例如由于“此”可以仅起指示作用，故常作定语，“是”一般都是兼起指示和称代作用的，所以一般不作定语。再如“是”可以用于同位复指，所以它可以构成“O+是+V”式句和“V+是+O”式句；“此”不能用于同位复指，所以不可以构成上述句式。

“此”跟“兹”、“斯”是一组作用很相近的代词，比如都不能用于同位复指，所以“此”和“是”的区别，其实也就是“兹”、“斯”跟“是”的区别。“兹”是古语词，在春秋语料中只出现了两次，已基本不用了。“斯”跟“此”也是有区别的：首先，“此”最常见的用法是作定语，而春秋语料中的“斯”则没有作定语的，这就是说，“此”常仅起指示作用，而“斯”一般是兼起指示和称代作用；其次，“斯”常直接作状语，而“此”无此用法。

结 论

春秋时代的体词性近指代词可以分为两类：“此”、“斯”、“兹”为一类（以下称为此组）；“是”（时）为一类（以下称为是组）。是组 and 此组的区别是：“此”组经常起指示作用，而“是”组不这样用；“是”组可用于同位复指，而“此”组不这样用；“此”组的区别性强，而“是”组的区别性弱；“此”组最常见的句法功能是作定语，而“是”组最常见的句法功能是作宾语；“是”组可以回指动词的前置宾语，构成“O+是+V”式句，也可以后指动词的后置宾语，构成“V+是+O”式句，“此”组不这样用。

“此”组内部的区别是：“兹”在春秋时是个古语词，在春秋语料中只出现了2次，已基本不用了。“此”出现23次，“斯”出现12次，后者少见。在春秋语料中，“此”最常见的用法是作定语，“斯”则常直接作状语。

On Demonstrative Pronoun that Refers to Near in the Spring-Autumn Period

ZHANG Yu-jin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Demonstrative pronouns of the Spring-Autumn period that refer to near are mainly these four words: “zi(兹)” “si(斯)” “ci(此)” “shi(是/时)”. This article discussed some matters of them, such as the property, grammatical function, grammatical action. Moreover, the differences of these words were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

Key words: the Spring-Autumn period; demonstrative pronoun that refers to near; ci(此); shi(是)

(责任编辑：刘兵)